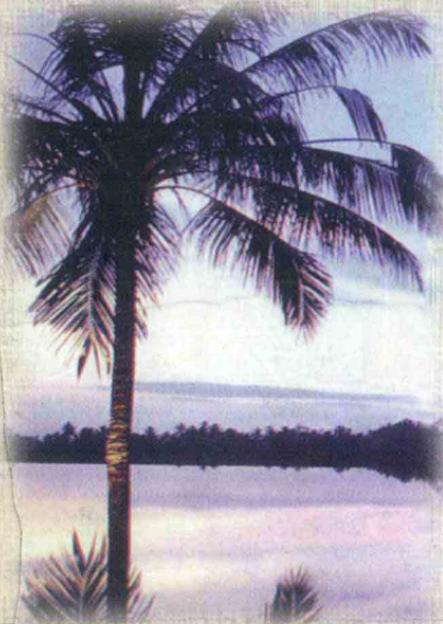


♥ 休闲小品

椰风习习

YE FENG XI XI



天蓝蓝

海蓝蓝

在蓝色的永恒里

有一处小憩的圣地

椰风习习

欲笑 马润涛 主编



休
闲
小
品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椰风习习：休闲小品 / 欲笑，马润涛主编， -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8. 6

ISBN 7 - 105 - 03193 - X

I . 椰… II . ①欲… ②马…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114 号

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成功信息公司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25 千字

印数：0001 - 10000 册 定价：1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88)

目 录

(07) 一、仙水年华

1. 飘雪的日子	(2)
2. 守岁烛	(5)
3. 曼青姑娘	(9)
4. 给我的小鸟儿们	(14)
5. 一对石球	(18)
6. 月下的回忆	(20)
7. 秋天的故事	(24)
8. 送亲	(27)
9. 楼的故事	(32)
10. 哦，泡桐花	(35)
10. 飘不落的日子	(38)
11. 初中同学	(41)

二、人间万象

1. 网	(44)
2. 夜行	(49)
3. “洋片儿”吴大叔	(50)
4. “抓地虎”先爷	(53)
5. 小花	(57)
6. 花谢花会再开	(60)
7. 君	(63)
8. 爱养花的师傅	(65)

9. 舅舅	(68)
10. 紫薇	(70)
11. 嫁衣	(74)
12. 梅姨	(80)

三、人生感悟

1. 愿做一颗寒星	(86)
2. 永远的憧憬与追求	(87)
3. 远离新疆	(91)
4. 与现代遭遇	(94)
5. 现在	(99)
6. 信是有缘	(101)
7. 起风的日子	(104)
8. 燕子巢穴	(105)
9. 花落花开	(107)
10. 走过自己	(109)
11. 记忆与现实之间	(112)

四、闲情偶寄

1. 打弹子	(118)
2. 观火	(123)
3. 春归燕	(127)
4. 我家有只叫“VV”的狗	(129)
5. 雨天出门	(134)
6. 风筝和羊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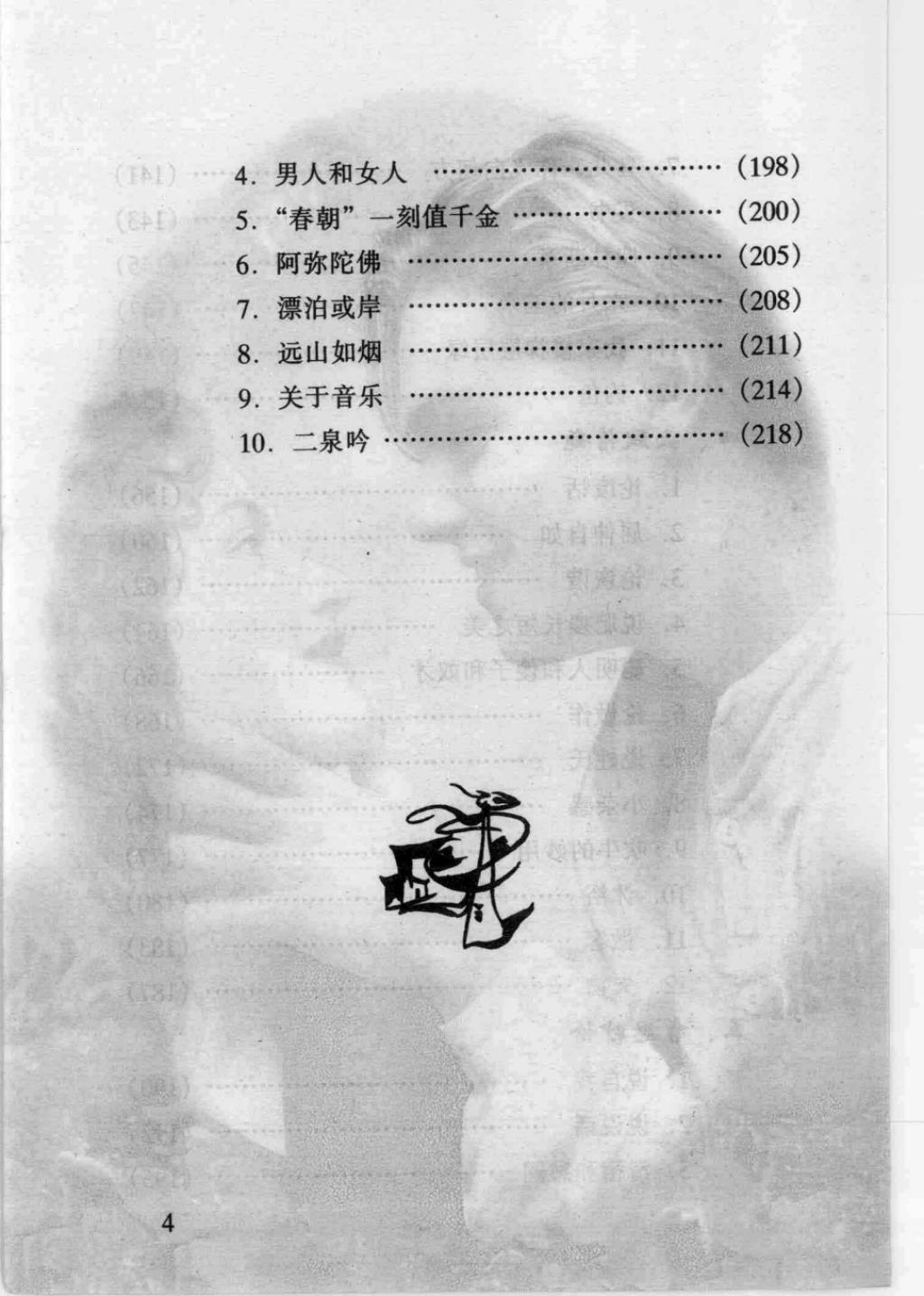
(291)	7. 鸟儿，你飞向何方	(141)
(302)	8. 买书	(143)
(302)	9. 槐林断章	(145)
(303)	10. 六月的玉米	(147)
(313)	11. 我家楼梯层层绿	(149)
	12. 钓鱼	(152)

四、幽默情趣

1.	论废话	(156)
2.	屈伸自如	(160)
3.	论诙谐	(162)
4.	说肥瘦长短之美	(164)
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66)
6.	论做作	(168)
7.	说姓氏	(172)
8.	小杂感	(174)
9.	吹牛的妙用	(177)
10.	沐浴	(180)
11.	做客	(183)
12.	失物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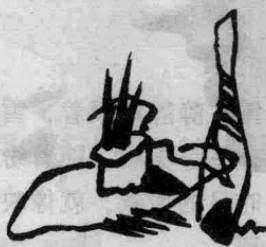
五、哲思妙论

1.	说自我	(190)
2.	说说话	(192)
3.	滑稽和愁闷	(195)

- 
4. 男人和女人 (198)
5. “春朝”一刻值千金 (200)
6. 阿弥陀佛 (205)
7. 漂泊或岸 (208)
8. 远山如烟 (211)
9. 关于音乐 (214)
10. 二泉吟 (218)



似水年华



飘雪的日子

陈素玲

“雪还在飘，一路长梦，归人便是你冬日的温柔。”

——海舒

窗外，第一场冬雪在静静地飘着，雪落无声，顷刻间世界被装点得一片银白，晶莹美丽。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的思绪又飘向遥远，昨日的情景，就像映过数次的影片，又一次在脑海里清晰浮现。

那天，身穿绿军装的你，梦幻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如雪中一景。那一刻，我满目都是你那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绿色，犹如人在春天。因了你的到来，清纯但孤傲的我，就平添了几分女孩的温柔与妩媚。

于是，你走进了红墙碧瓦中我的小天地里，伴你而来的青春气息和着我的笑语欢歌，溢满了这间温馨小屋。在你的承诺里，红红的小火炉，点燃了两颗年轻的心，耀出了爱的火花。在20岁的这年的冬季里，我拥有了生命中最温暖的阳光。

飘雪的日子，浪漫、温馨。在每日虔诚的期盼里，我等待黎明，等待你的到来。相爱时节，我们一同踏雪，一同放

歌，雪地里印上了我们一串串洒满欢笑、清晰而又真实的足迹。日复一日，在如影随形般的依恋中，快乐充盈着我们的心房。

如诗如画的日子，完美得犹如童话。当夜深独自沐浴在明月洒下的那片清辉里，我却在想，希望中的永恒真能如此容易地就变为长久的现实吗？

终于，在那场不期而至的风雨中，有了彼此永生的遗憾。狂风吹走了我们营造了一季的温暖，吹落了年轻的承诺；冷雨淋湿了彼此的双眼，熄灭了爱的火焰。在你走后，我湿漉漉的记忆里，就留下了一道绿色的风景，抹也抹不去，但心中的那份失落与伤感，对你的负疚与牵挂，却让我觉得今生再也无法走出那个冬季。

年复一年，在慢慢的长大与成熟中，我已不再惧怕寒冬与风雨。在每一次与你偶然而又无奈的相遇中，心也由当初的迷乱恢复至坦然，眼睛里除了对你的祝福，已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内容。但从你的表情里，我却读不出你的心情，莫非你还耿耿于怀，对于昨日的一切？

窗外，满天的飞雪，还在不停地飘着。在下一个冬季我将忘了昨日的记忆之前，我只想用心真实地把这段两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不论对错。只为了纪念彼此生命中曾有过的那个青春驿站，纪念在驿站上共同度过的年轻的日子。走过昨天，走过雨季，其实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留有遗憾。但那过去了的，在今天的回首中，又大多会成为亲切的回忆，更何况，青春岁月中还有那么多值得收藏与回味的美好。在这个飘雪的日子里，我想对你说，在走向明天的征途中，我会用我依然不变的祝福，伴着你依旧年轻脚步，去

续写你生命中的辉煌。还想对你说，你快乐的容颜，是我眼睛里最美的风景。

20岁的冬季，我生命中永恒的花季。



守岁烛

缪崇群

蔚蓝静穆的空中，高高地飘着一两个稳定不动的风筝，从不知道远近的地方，时时传过几声响亮的爆竹——在夜晚，它的回音是越发地撩人了。

岁是暮了。

今年侥幸没有他乡作客，也不曾颠沛在那迢遥的异邦，身子就在自己的家里；但这个陋小低晦的四围，没有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温情，只有像垂死般的宁静，冰雪般的寒冷。一种寥寂与没落的悲哀，于是更深地把我笼罩了，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里。

因为想着逃脱这种氛围，有时我便独自到街头徜徉去，可是那些如梭的车马、鱼贯的人群，也同样不能给我一点兴奋或慰藉，他们映在我眼睑的不过是一幅熙熙攘攘的世相，活动的、滑稽的、杂乱的写真，看罢了所谓年景归来，心中越是惆怅地没有一点皈依了。

啊！ What is a home without mother？

我又陡然地记忆起这句话了——它是一个歌谱的名字，可惜我不能唱它。

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母亲还能斗胜了她的疾病，精神很焕发地和我们在一起聚餐，然而我不知怎么那样地不会凑趣，我反郁郁地沉着脸，仿佛感到一种不幸的预兆似的。

“你怎么了？”母亲很担心地问。

“没有怎么，我是好好的。”

我虽然这样回答着，可是那两股辛酸的眼泪，早禁不住就要流出来了。我急忙转过脸，或低下头，为避免母亲的视线。

“少年人总要放快活些，我像你这般大的年纪，还一天玩到晚，什么心思都没有呢。”

母亲已经把我看破了。

我没有言语。父亲默默地呷着酒；弟弟尽独自挟他所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不经意地便养成了一种易感的性格。每当人家喜欢的时刻，自己偏偏感到哀愁；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究竟为什么呢？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的黑影，好像正正投满了我的窄隘的心胸。

饭后过了不久，母亲便拿两个红纸包儿出来，一个给弟弟，一个给我。给弟弟的一个，立刻便被他拿走了，给我的一个，却还在母亲的手里握着。

红纸包里裹着压岁钱，这是我们每年所最盼切的而且数目最多的一笔收入，但这次我是没有一点兴致接受它的。

“妈，我不要罢，平时不是一样地要么？再说我已经渐渐长大了。”

“唉，孩子，在父母面前，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

“妈妈自己尽辛苦节俭，哪里有什么富余的呢。”我知道母亲每次都暗暗添些钱给我，所以我更不愿意接受了。

“这是我心愿给你们用的……”母亲还没说完，这时父亲忽然在隔壁带着笑声地嚷了：

“不要给大的了，他又不是小孩子。”

“别睬他，快拿起来吧。”母亲也抢着说，好像哄着一个婴孩，惟恐他受了惊吓似的……

佛前的香气，蕴满了全室，烛光是煌煌的。那慈祥、和平、闲静的烟纹，在黄金色的光辐中缭绕着、起伏着，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定一下神，又似乎自己乍从梦里醒觉过来一样。

母亲回到房里的时候，父亲已经睡了；但她并不立即卧下休息，她尽沉思般地坐在床头，这时我心里真凄凉起来了，于是我也走进了房里。

房里没有灯，靠着南窗底下，烧着一对明晃晃的蜡烛。

“妈今天累了罢？”我想赶去这种沉寂的空气，并且打算伴着母亲谈些家常。我是深深知道我刚才那种态度太不对了。

“不——”她望了我一会又问，“你怎么今天这样不喜欢呢？”

我完全追悔了，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亲：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逢到年节，心里总感觉着难受似的。”

“年轻的人，不该这样的，又不像我们老了，越过越淡。”

——是的，越过越淡，在我心里，也这样重复地念了一遍。

“房里也点蜡烛作什么？”我走到烛前，剪着烛花问。

“你忘记了么？这是守岁烛，每年除夕都要点的。”

那一对美丽的蜡烛，它们真好像穿着红袍的新人。上面还题着金字：寿比南山……

“太高了一点吧？”

“你知道守岁守岁，要从今晚一直点到天明呢。最好是同一熄——所谓同始同终——如果剩下的便留到清明晚间照百虫，这烛是一照影无踪的……”

.....

在烛光底下，我们不知坐了多久；我们究竟把我们的残余的、惟有的一岁守住了没有呢，哪怕是蜡烛再高一点，除夕更长一些？

外面的爆竹，还是密一阵疏一阵地响着，只有这一对守岁烛是默默无语，它的火焰在不定地摇曳，泪是不止地垂滴，自始至终，自己燃烧着自己。

明年，母亲便去世了，过了一个阴森森的除夕。

第二年，第三年，我都不在家里……是去年的除夕罢，在父亲的房里，又燃起了“一对”明晃晃的守岁烛了。

——母骨寒了没有呢？我只有自己问着自己。

又届除夕了，环顾这陋小、低晦、没有一点生气与温情的四围——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唉，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的过往以外，哪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

岁虽暮，阳春不久就会到来……

心暮了，生命的火焰，将在长夜里永久逝去了！

曼青姑娘

庐 隐

曼青姑娘，现在大约已经作了人家的贤妻良母；不然，也许还在那烟花般的世界里度着她的生涯。

在亲爱的丈夫的怀抱里、娇儿女的面前，她不会想到那云烟般的往事了，在迎欢、卖笑、妩媚的人当儿，一定的，她更不会想到这芸芸的众生里，还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着，并且，有时还忆起她所不能回忆得到的——那些消灭了的幻景。

现在想起来，在灯下坐着高板凳，一句一句热心地教她读书的是我；在白墙上写黑写，黑墙上写白字骂她的也是我；一度一度地，在激情下切恨她的是我；一度一度地，当着冷静、理智罩在心底的时刻，怜悯她、同情她的又是我
.....

她是我们早年的一个邻居，她们的家，简单极了，两间屋子，便装满了她们所有的一切。同她住在一起的是她的母亲；听说丈夫是有的，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做着官吏。

每天，她不做衣，她也不缝衣。她的眉毛好像生着为发愁来的，终日地总是蹙在一起。旁人看见她这种样子，都暗暗地说曼青姑娘太寂寥了。

作邻居不久，我们便很熟悉了。不知是怎么一种念头，她想认字读书了，于是就请我当作她的先生。我那时一点也没有推辞，而且很勇敢地应允了；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高小没有毕业的学生。

“人，手，足，刀，尺。”我用食指一个一个地指。

“人，手，足，刀，尺。”她小心翼翼地点着头儿读。

.....

我们没有假期，每天我这位热心的先生，总是高高地坐在凳上，舌敝唇焦地教她。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差不多就教完“初等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了。

换到第二册，我又给她添了讲解，她似乎听得更津津有味起来。

“园中花，

朵朵红。

我呼姊姊，

快来看花。”

.....

“懂了么？”

“嗯——”

“真懂了么？不懂的要问，我还可以替你再讲的。”

“那——”

“那么明天我问！”我说的时候很郑重，心里却很高兴。我好像真个是一个先生了，而且能够摆出了一点先生的架子似的。

然而，这位先生终于是一个孩子，有时因为一点小事便恼怒了。在白墙上用炭写了许多“郭曼青，郭曼青……”，